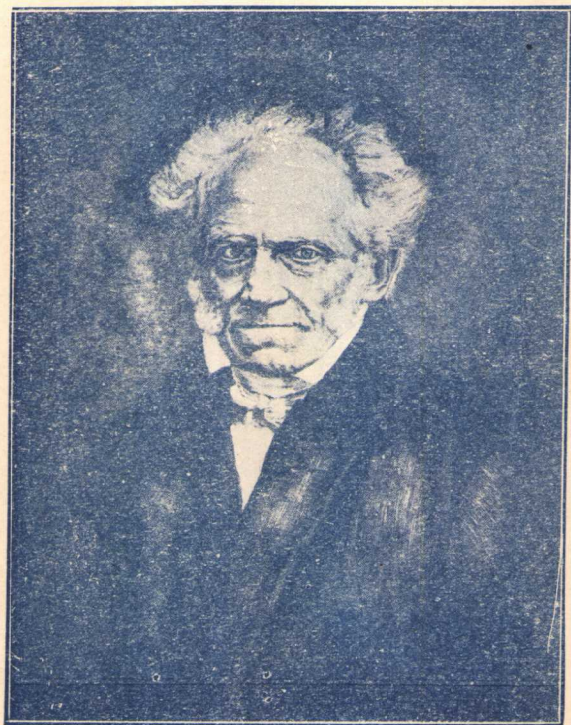


哲學的故事

李名峯題



華 本 叔

叔

本

華

叔本華

(哲學叢書之七)

第一章 時代

十九世紀的前半期，爲何出了這麼多的悲觀主義者，作爲時代之聲？詩人方面：英國有擺倫 (Byron)，法國有狄莫賽 (De Musset)，德國有海宏 (Heine)，意大利有雷奧伯第 (Leonardi)，俄國有勒夢托夫 (Lermontof)。譜曲家方面：有叔伯特 (Schubert)，叔曼 (Schumann)，許賓 (Chopin)，與俾託文 (Beethoven)。一個個過意掩飾他的悲觀的情調，而強爲樂觀的悲觀主義者。尤其特出的，就是產生了那極度悲觀的厭世哲學家——叔本華。

叔本華的偉大而又哀痛的鉅著，題名意志與觀念的世界 (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)，一八一八年出版。其時，適爲神聖同盟的時代：滑鐵盧之戰，在歷史上，方始過去；革命的狂飆，也方趨於熄滅；「革命之子」，正被放逐於天涯海角的孤島上；叔

本華所尊爲神聖的「意志」，雖曾在矮小的柯爾西根人（Little Corsican）身上，爲氣吞宇宙的表現，但終歸於慘酷的失敗。波旁潮（Bourbons）的天下重興了，封建諸侯的土地恢復了，亞歷山大的和平的理想，已於不知不覺之間，產生一個聯盟，鎮壓一切前進的運動，偉大而有作爲的時代，從此告終了。歌德說：『感謝上帝，我在這樣一個萬事都休的世界中，逗遛也不長久了。』

整個歐洲，都垂頭喪氣地匍匐着，無數的英雄覆滅了，無數的土地荒蕪了，全部文明的與經濟的剩餘，都在戰爭中傾蕩盡了，一切都須赤手空拳的，從新做起。叔本華在一八〇四年，旅行德奧二國，所至之處，輒見其村落凋敝，農人貧困，大小都市，都處於杌隉悲慘的狀態。大軍所遺留的，只是瘡夷滿目的傷心現象：莫斯科固變了灰燼，即是戰勝的英國，也陷於外強中乾的窘境，農人都因小麥的跌價而破產，工人備嘗無治狀態下的新工業的恐怖，退伍的結果，又復增加失業的人數。迦萊爾（Carlyle）的書札上說：曾聽得父親說，在那幾年裏，十四磅的燕麥，增價十先令，而農人每於工作之餘，藏身小溪灘邊，飲水充飢，他們唯一的要求，只望自己的慘狀，不讓他人看見。（註一）

人生的困陋與無意義，未有較此時代，更為加甚的。革命之燄，雖已熄滅，但歐洲的元氣，却也喪失完了，烏托邦的新天國，曾經放過燦爛的異光，如今隱入朦朧暗淡的未來中去，祇有青年人的目光，還能依稀的見到；至於曾為這種理想的誘惑而奔走而勞苦的年長者，却都翻然懊悔，好像受了欺騙似的，掉首不顧的走開了。唯青年人能生活於未來，唯暮年人能生活於過去，至於大多數人，則毫無希望的生活於現實之中。生活於不可救治的荒榛頹垣的廢墟之中。初時為革命而戰的英雄，與信徒，何啻萬數！為這少年共和國額手相慶的歐洲少年又何等衆多！但不移時，而「革命之子」，遂巡不前了；不移時，而自行反動；不移時，而俾托文撕毀他呈獻於「革命之子」的英雄交響曲。（*Heroic Symphony*）初時，為這樣大的希望而狂熱信仰，而狂熱奮鬥的，何可勝數！但所得的結果，祇是滑鐵盧的大戰，聖赫拿島的流戍，與維也納的神聖同盟罷了！法蘭西仍然屈服在波旁皇朝的壓迫之下，而此繼承的王朝，非獨沒有新的覺悟，而且不肯忘掉過去的一切。這樣否定時代的希望與努力的重大事件，在人類的歷史上，是空前的。這是何等滑稽的悲劇，我們雖不覺啞然失笑，但同時，不能不流着辛酸的淚珠。

在這失意傷心的悲痛時代中，大多數的窮人，固然拿宗教的希望，自相安慰；但失了信仰上的上層階級，都祇見現實的醜惡，與正義光明的不可期，那裏還會相信慈悲仁愛的上帝的存在呢？麥菲斯托斐利（Mephistopheles）戰勝了，浮士德（Faust）失敗了，福祿特爾（Voltaire）撒了旋風的種子，叔本華收獲創鉅痛深的果子。

「罪惡」的問題，從沒有這樣昂首不屈的。站在哲學與宗教的面前。自部羅涅（Bo-nlogne）到莫斯科，所有的戰士之墓，與金字之塔，都默向那漠不動情的繁星，作深長幽靜的叩問：這樣的浩劫，可不是公正無私的上帝所加於多智寡信的時代的刑罰？可不是警醒時代的智者，重復俯首於舊日的信仰，達觀，仁慈，種種美德的暗示麼？希勒格（Sehlegel）諾伐利斯（Novalis）沙托布里翁（Chateaubriant）狄莫賽（De Musset）騷狄（Southey）華治華茨（Wordsworth）與歌郭里（Gogol）都應着肯定的答案，像放蕩疲乏了的浪子一樣，重復繫念着親舊的故鄉，很快活的回到父家來。但另一派人的着法，大不以此為然。他們都決絕的回答說：歐洲的黑暗，就是宇宙昏黯的反映，就是絕無神明攝理，絕無天國希望，絕無上帝存在的明證；退一步說，即有上帝，也是惘然不見罪惡作

何狀態的盲者。自擺倫海宏勒夢托夫與伯第以至於我們的哲學家，都抱這樣的心理。

註一，見Froude所著 *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arlyle* 卷一，頁五二。

第二章 爲人

叔本華以一七八八年，生於但澤（Danzig）地方。父親是商人，以才識聞於世，性格暴躁，個性強烈，而好尚自由。一七九三年，叔氏五歲，但澤因波蘭之瓜分，而失自由，其父乃遷於亨堡（Hamburg）。叔氏自幼孕育於商人環境中，故不脫粗魯冒失之氣；但其所以能超脫經院哲學的空疏錮閉，而熟識世俗人情，不能不算是商人的家庭生活所給予的恩賜。一八〇五年，他的父親，自殺而死，他的祖母，亦以瘋狂而死。

叔本華自己說：『我的性格與意志，秉諸父親，而才智，則受諸母氏』。（註一）叔氏的母親，是當時很負時望的女小說家，她的個性，也很強烈，她的丈夫，不知柔情溫意爲何物，故居常鬱鬱不樂；及丈夫死後，即遷威馬（Weimar），度其自由戀愛的生

活。但叔本華與哈姆萊脫 (Hamlet) 反對其母再嫁的故事一樣，對於母親的行徑，干預甚烈，屢與其母衝突。後來，叔本華對於婦女所以發生如此偏面的看法，其原因可追溯到這件不幸的事情上。我們祇要一讀他母親給他一封信中的幾句話，便可知他們的關係，是如何的惡化了。「你的爲人太令人難堪了，太令人難以相處了。所有你的優點，都爲你那狂妄與傲慢掩蔽了，都爲你那尖酸刻薄的脾氣，化成與世無益的棄才。」（註二）因此，他們各自分居了。他非到其母親接見來客的時候，例不相見，見時也僅像一個普通賓客；但這樣隔離之後，他們的怨嫌，反減少了許多；有時，竟相見如賓的客氣起來。歌德頗與叔本華的母親友好，因爲唯獨她一人，應許他與他的愛人克立斯姜那 (Christiana) 同去拜訪。有一次，歌德在叔氏的母親面前，盛稱叔本華的天才；而她的回答，則謂：一家之內，不能有二個天才，後來，叔本華又與其母爭鬧，至於自樓上相扯而下，而叔氏則用很淒慘的語詞，通知他的母親，不要行之過分，因爲她的令名，必須依賴於他，方能及於後世。嗣後即離威馬 (Weimar)，終生未與其母再見，再經二十四年，其母始卒。英國的擺倫，亦於一七八八年，發生不幸，與他的母親，亦鬧成了冰炭不能

相容的境地。這兩人，都是注定的悲觀主義者。非獨生而不得領略母親之愛，且遭母親深切的忌嫉與痛恨，你想如此的人，怎能叫他們對於世界發生好感呢？

叔本華先後在中等學校大學校卒業，課外的涉獵頗廣，但對戀愛與世俗，好爲尖利的諷嘲，與譏評。這種態度，在他哲學的形成上，有極大的關係。（註三）他的性格，愈趨於陰沉，怪僻與猜忌的一途，他平日常爲恐怖噩夢所襲擊。即他的烟斗，亦非鎖藏枕間不可；他的頸項，始終不敢交託理髮匠修理；睡時，必藏手槍於枕間，——以爲防盜之用。叔氏最不忍聒耳之聲，他說：『我早就持這樣的見解，即愈耐噪雜的人，其智力必愈益低下；這種反比例，是智力高下的好尺度。……噪雜的聲音，在過思想生活的人，是一種酷刑。表現精力豐實的急驟的叩門聲，強烈的捶擊聲，箱物輪轉的擊撞聲，幾乎成了我終身的日常的苦刑。』（註四）他自信他的人品，非常偉大，又感於自己爲人，不爲衆生所崇敬，故憤激之餘，不能自抑，而變爲狂妄的傲慢；又感於世間的成功與名譽，難以期望，故痛恨之極，而至於嚙噬自己內部的靈魂。

他無母，無妻，無子，無親族，無國家，他是絕對的孤獨者，沒一個知己。他於一

無所有之間，橫互着絕對的「無限」。他對於當時如火如荼的國民運動，比歌德還要淡漠。一八一三年，他雖也曾爲費希脫(Fichte)的『爲自由而戰拿破崙』的時論所動，躍躍欲試的，想去投軍；但不旋踵而趨趨猶豫，不移時而爲其新的立場，自己解辯：『自我肯定與求生之慾，爲有生有死之物所同具，弱者僅敢於掩掩飾飾與假托之中，以達目的，而拿破崙則敢於明目張胆，肆無忌憚的流露真情；其實，還不是一邱之貉，而無所區別？』（註六）於是，他非獨不去參戰，且立刻回到鄉間，去寫哲學博士的論文。

他的論文，題名『充足理由的四重根脚』（On the Fourfold Root of Sufficient Reason）寫成之後，叔本華即以全副時間，與全副精神，從事他的傑作，——『意志與觀念世界』。書成，他傲然而又不躊躇的，將原稿送與出版人，並老實不客氣的在序上說：這不是剽竊了人家意思，而另加一番裝璜的作品，乃是以獨到的思想所組成，而其體系又非常周密的創作；同時，『詞意暢達，文字壯美，』並斷定這書『必爲後人著作的本源與府庫。』（註八）叔本華這些話，雖然萬分自負，但是絕對的眞確。後來，叔氏自信哲學上的問題，已由他解決了，所以頗想在戒指上，鐫一斯芬克士(Sphinx)投網之像

，以作紀念。（按：斯芬克士本爲希臘神話中一個人面獅身的怪物，遇到牠的，必爲牠的謎語式的問題所難到；但如有人回答得出，他即自己投水，永不復出。）

但叔氏的傑作出版後，絕不引人注意，意氣銷沈的世界，實當不起讀這樣悲壯熱烈的書籍。十六年後，叔氏函問書賈，銷數如何，書賈悻悻答以悉作廢紙出售了。叔氏受了這種感觸，因於生的智慧中，論名譽一段上，引列喜騰保（Nichtenberger）的話，以諷世道：『這樣的著作，有如明鏡，但在驢子身上，決不會映出一個天使來！』又說：『頭腦與書本，不相了解時，懵然不知其云謂。試問，這是書籍的罪過嗎？』叔本華更進而感慨的說道：『人而愈屬於未來的人類，——即愈屬於人類全體，——那他便愈與他的同代人，扞格不能相入：因爲他的書，並不是爲現境中的人類作，以其爲全人類中之一部份而始作；所以他的著作裏，絕無現代人類所能熟識的地方與色采。於是，他便如寓言中的狐狸，一樣的雄辯道：『音樂家若知道爲他喝采的聽衆，全是聾子，試問，他會覺得榮幸嗎？或者這許多聾子，都不拍手叫好，獨有一兩人叫好，而這一二個人，又是假裝亮子的聾子，試問，他會愉快嗎？或者這一二人，雖不是聾子，却是專爲拙劣

的演奏者所聘僱，專門用以捧場，試問，那位音樂家，會感到榮幸嗎？』這樣的自我主義，在有些人是得不到名譽的結果，但在有些人，是求獲名譽的出發點。

叔本華在這本書裏，實已傾盡了他全副的精神；他以後的著作，都不過是這部著作的釋義與引伸而已，他變成自己著作的註釋家。一八三六年，他發表『自然的意志論，『(On the Will in Nature)』（此文在一八四四年時，收入意志與觀念的世界的增版中。

）一八四一年，他的倫理學上的兩個根本問題（The Two Ground-Problems of Ethics）出版，一八五一年，他的殘篇與短簡（Parerga et Paralipomena）兩大冊出版，〔英譯爲『論文集。』（Essays）〕這是他著作中最能顯其機智卓識，同時又最容易閱讀的一部書；但出版時，叔本華僅得十部書的報酬。在這樣的環境中，要求樂觀，是多麼難能的事！

他自從離了威馬之後，所過的，都是窮居獨處的單調生活，只有一次冒險的嘗試，算是例外。他所戀戀不忘的，就是想把他的哲學，在一有名的大學裏，提出一次。到一八二二年，機會來了，他就被聘爲柏林大學的私人講師（Privat-Dozent）。他授課的時間，故意和當時重望所指歸的黑智兒抵觸，他深信學生們必能拿對待黑智兒的熱誠，來

迎奉他。殊不知那時候的學生們，竟毫不認識他的偉大，所以每到授課的時候，課堂上總時空空的；於是叔本華憤而辭職，且怒及黑智兒，攻訐謾罵，積不能容。影響所及，愈爲時人所不齒；間接又稽延了他的傑作的再版。一八三一年，柏林發生虎列拉時疫，黑智兒與叔本華，都避疫他處，黑氏回柏林過早，即被傳染，不數日而死；叔本華則卜居法蘭福(Frankfort)，永不復回，即以其二十二年的晚境，消磨於此。

他是個透澈的悲觀主義者，始終不曾蹈入樂觀主義者賣文營生的陷阱。他賴父親遺給他的一份田產，而度其中人的生活。他對投資方面的精明，真使人不料他是一個哲學家。有一次，他所投資的一家公司倒閉了，其他債權者，都祇收回原有投資的七成，而叔本華却定欲全額付還，而卒達到目的。他在旅舍中租了兩個房間，除了一犬之外，孤單單地住了三十年。他呼他的大爲阿脫瑪(Atma)（婆羅門語世界的靈魂。）但市中小好事者，則叫牠爲『小叔本華』。他終身在英吉利餐館用膳，每餐之前，必以一金幣，置桌上，餐畢，必仍收回衣袋中。侍者詢其所以，答稱：這是我個人所立的誓言，若我達到同館的軍官，一天不談及馬匹，婦女，與狗子的事情，我便將這金幣，投入濟貧箱

(Poor Box)中。(註九)

當時所有的各大學，對他的哲學與書，都取不睬不理的態度。（這證驗了叔本華所說的一切哲學，都在大學牆垣以外發展的話。）尼采說：『叔本華輕視德國大學校內的學者，是使他們深惡痛疾叔氏的最大原因。』但叔本華現在也學着一些忍耐，他堅信無論怎樣的稽延，必有一日，爲人所認識；果然，名譽漸漸地揭臨了。中產階級的人，如律師，醫生，商人，都覺得叔本華的哲學，是現實生活現象的透關觀察，不僅是不着邊際的玄學的謎語與隱語。一八四八年的歐洲，因憬然覺悟於其理想與努力的蹈空，遂對那代表一八一五年失望之聲的哲學，爲狂熱的歡呼。而當時的科學，對於宗教所下的抨擊，社會主義者對於貧窮戰爭的指摘，以及生存競爭的生物學的基礎，——都是所以擡高叔本華的種種因子。

他的年壽，尙未高邁，儘可享受這種盛大的榮譽。他朝夜愛讀那些議論到他的文章，他求朋友寄給他這類文字，一切郵資，都由他補償。一八五四年，瓦格納 (Wagner) 將『尼貝朗斯的指環』(Der Ring der Nibelungen) 一書，送與叔本華，書內竭力稱頌

叔氏的音樂的哲學。處於這種環境下的晚年，叔本華幾乎由悲觀主義者，一躍而爲樂觀主義者，每於飯後，必玩弄簫笛，並感謝「時間」，給他燃起了青春之燄。從世界各處去拜訪他的人，絡繹不絕；當一八五八年，他過七十壽辰的時候，全世界都爲他作熱烈的慶祝。

可惜時候已經不早，他的生命，僅延續了兩年，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一日，在用早餐時，還很好的叔本華，一小時後，旅店主婦，見他僵僵的坐在那裏，他死了！

~~~~~  
註一，意志與觀念的世界，一八八三年，倫敦本；卷三，頁三〇〇。

註二，見 Wallace 所著 Life of Schopenhauer，倫敦本，頁五九。

註三，同上書，頁九二。

註四，意志與觀念的世界，卷二，頁一九九；又論難聲之篇，選于論文集中。

註五，尼采著教育者的叔本華，一九一〇年，倫敦本；頁一二二。

註六，見大英百科全書 Wallace 所著「叔本華」條。



註七，關於此書，叔本華曾用商人的態度，堅持着說：讀者如欲瞭解他的意志與觀念的世界，當先誦讀此書。其實，只要我們明白所謂「充足理由的原理」，意即「因果法則」的四種方式一層，已很可以滿意了。所謂四種方式：（一）論理的，——由前提來決定結論；（二）物理的，——由原因來決定結果；（三）數理的，——由數學與機械的法則來決定數學的構造；（四）道德的，——由品性來決定行爲。

註八，見Wallace所著叔本華的生平，頁一〇七。

註九，同上書，頁一七一。

### 第三章 觀念的世界

受石印 2 31 40

我們打開意志與觀念的世界來的時候，第一點叫人驚異的，就是文筆的顯豁，層次的明晰，既無康德那樣沮色餒氣的名辭，又無黑智兒那樣撲朔迷離的晦澀，更不犯斯賓諾莎（Spinoza）的幾何學式的說明。他用精闢，痛快，忠誠，勁健的文字，將「意志世